

名臣列傳

南閣

李豆蘭

尹紹宗 會宗

吳思忠

金士衡

金子粹

義烈傳

儒學傳

禹倬 吉再

卓行傳

韓惟漢 洪立切 文忠 崔東伯 徐後 全遷 黃守 鄭愈

楊規

洪權 金顯

金甫當

鄭顛

鄭文鑑

金長壽

洪拱辰

崔均 洪彥博

行人傳

鄭文 庾應圭

李純孝

宋彥奇

金守剛

張鎰

金有成

金齊顏

朴宜中

良吏傳

王諧 金之錫

崔碩 鄭云敬

李寶林

彙纂麗史十八

共三十二

U 6
4062
18



4062
22-18



木齋家孰臺纂麗史卷之三十

名臣十六



南閭 李豆蘭 尹紹宗 會宗 吳思忠 金士

衡 金子粹

南閭宜寧縣人性豪邁無檢束自幼好奇計辛禍時
補社稷壇直時倭寇大熾三陟郡城小且危國家難
其守閭自薦知郡事既到郡賊猝至閭率十餘騎開
門突擊之賊敗走召授司僕正禍攻遼從我 太祖
至威化島與趙仁沃等獻回軍之議且密謀推戴以
太祖嚴謹不敢發言既還密白 太宗 太宗戒

勿言轉三司右尹監門衛上護軍恭讓朝拜鷹揚
軍上護軍兼軍簿判書錄回軍功賜土田錄券陞開
城尹遷密直副使上書曰從諫如流人君之德責難
於君臣子之恭昔高宗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古之君
臣更相勉勵如此後之人君可不鑑哉近殿下坐正
殿進百官以天之譴告與夫八事之弊自責下教求
言然其直言極諫者非一而優游不斷臣恐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也昔賈誼上書以爲有痛哭者一流涕
者二長太息者六夫以文帝之時內外晏然紀綱備

舉諛之言尚爾矧當今日可言者多矣臣荷重恩受
厚祿有懷不以上達是不忠也故不避羣邪陰中敢
冒聰聽焉自甲寅以來忠臣義士常腐心於僞姓而
不敢發辛禡之狂妄日熾遂有戊辰攻遼之舉諸將
仗義回軍退辛禡而黜崔瑩議立宗室之賢主將曹
敏修不顧萬歲之法力沮衆議謀於一大儒立禡子
昌則忠臣義士之憤益浚切矣及見尹承順權近賫
來 聖旨曰高麗國中多事爲陪臣者忠逆混淆雖
假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於是九功臣慨
然有撥亂反正之志出有死無生之計倡大義定大

策而推戴殿下為恭愍王後以奉王氏之祀此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啓迪之也逆臣邊安烈因權近之私拆預知密旨黨附外戚友欲迎禍求絕王氏幾使聖天子存亡繼絕之恩不得行其為逆謀實金侂鄭得厚所明言官吏國人所共聞故臺諫交章論執而安烈伏辜餘黨免於鈇鎖國人靡不缺望向使安烈之計得行則殿下之大事去矣金宗衍潛結姦黨同惡相濟以圖不軌令尹穉李初流言上國請親王動天下之兵遂啓聖天子疑我之心罪莫大於此者而使臣王昉趙胖之還辭證明白何置而不問

乎使臣鄭道傳韓尚質等欽奉宣諭聖旨曰高麗有多小地方也有賢的也有愚的自要小見識使那小人來則其為不軌之迹明矣始謀之黨見矣誠宜命有司推鞠其狀明示重典聞于天子可也而罪同罰異或誅或免何哉向使宗衍之計得行而天子不得明見萬里則三韓之民無遺類矣趙裕之言一也或遠竄或近流或杖之或誅之或召還慰安之者是亦何心哉向使趙裕之計遂行則忠義功臣不得保全矣戊辰回軍之際池湧奇乃曰有親王之子孫在焉其言果驗於王益富之事也然則湧奇之扶

擁益富而潛圖之迹甚明矣殿下殺益富而赤其族
活湧奇而全其首領殊失用刑之公矣益富之死也
爲有罪則湧奇之生也何幸歟湧奇之生也爲無罪
則益富之族奚罪歟向使湧奇之計得行則殿下之
享國未必保也大逆不忠之黨皇天后土之所不容
三韓臣子所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烏得以私之管
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就戮上官安昭帝之
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假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
昭則周漢歷年之久未可期也殿下不以王法爲念
牽於姑息之仁臺諫論劾而反見斥逐羣邪保全而

反見任用是勸不忠不義於將來也忘祖宗五百年
之社稷也其於皇天眷命殿下之意何其於 天子
復立王氏之意何其於祖宗扶佑殿下之念何其於
臣民共戴殿下之心何臣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故
有以窺殿下之私心也臣之所言公則請將安烈宗
衍趙裕之黨與夫湧奇等卽下憲司明正其罪布告
中外以快神人之憤以懲亂賊之徒可也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公於萬世臣何惜一朝之命不顧萬世之
法乎臣之所以極言不諱者寧得罪於殿下冀不獲
罪於祖宗也又念君子陽類磊磊落落無所回互用

之則升其國於明昌而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小人陰類唯唯諾諾變亂是非用之則降其國於昏暗而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不節此必然之理也伏惟殿下親君子訪以時政得失問以古今理亂從容談笑涵養德性無言不聽靡事不舉非法不道非禮勿行絕宦官遠小人斥異端存天理而滅人欲則可以共新於理化可以仰答於天心天灾消地道寧賞罰明禮樂興陰陽和而風雨時天命益新人心益附鄰國益慕之矣願殿下深思之熟慮之道傳以罪配羅州閭力不能救且

自上書後怨讟有與王亦忌之故稱疾自免諫官金震陽等劾論削職流遠地尋召拜同知密直司事時右侍中裴克廉等奉王大妃教將廢王事既定乃白我太祖太祖怒曰廢之而將立誰邪閭對曰我等必得明主願勿憂遂廢王王將出閭跪曰禹玄寶父子謀迎辛禍又黨於金宗衍欲危社稷於是大臣省憲以宗社大計請罪玄寶父子上以姻婭之故優游不斷曾未知五百年三韓之業在禹氏之生死也昔商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放之桐宮既而太甲處仁遷義伊尹迎太甲復紹成湯之業今上若能

遷善改過則不待朝夕而復矣王曰予本不欲君爾等也而羣臣強立之且予不敏未諳事機豈無忤羣下之情乎因泣下曰禹氏於我爲讎矣遂行自此以後入本朝

李豆蘭初名豆蘭帖木兒女真金牌千戶阿羅不花之子襲世職爲千戶恭愍時豆蘭遣其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我太祖屬麾下辛禡時遼瀋草賊四十餘騎侵掠端州豆蘭與端州上萬戶陸麗青州上萬戶黃希碩等追至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遁胡拔都來寇端州副萬戶金

同不花內應盡以貨財故後陽被執麗希碩等累戰皆敗時豆蘭丁母憂在青州太祖使人召之曰國家事急不可持私服在家其脫衰從我豆蘭乃脫衰拜哭告天佩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坪豆蘭爲前鋒大敗而還太祖尋至胡拔都著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黑牝馬橫陣待之意輕太祖留其士卒拔劍挺身馳出太祖亦單騎拔劍馳進揮劍相擊兩皆閃過不能中胡拔都未及勒馬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不突入卽射其馬洞貫馬倒而墜太祖又欲射之其麾下大至共救之我軍亦

至 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尋拜禮儀
判書從 太祖大敗倭賊于咸州免兒洞賜宣力佐
命功臣號拜密直副使攻遼之役從 太祖回軍尋
商議同知密直司事辛昌立授知司事恭讓卽位錄
回軍功賜錄券土田陞密直使與張思吉擊倭于西
海道進判都評議使司事

尹紹宗字憲叔贊成事澤之孫恭愍朝擢魁科選補
史官累轉爲正言草疏陳時事曰皇天生民而不能
使之各得其所必命聖人爲之君以代治之故位曰
天位民曰天民而設官分職則代天工也本朝之制

中書則有令侍中平章參政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
也樞密則天之北斗也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郎官
之微亦皆上應列宿故名器官爵非人君之自有乃
天之所有而人君代設之者也人君不可以名器爲
己之私有而妄與之而人臣亦不可不量其才德而
敢居之也仲尼曰名器君之所司也不可以假人政
亾則國從之蓋名器旣輕則朝廷不嚴而王室卑上
下不辨而社稷危我祖宗非能則不使在職非賢則
不使在位有罪必誅無功不賞是以愚不肖者不得
在官而百官正矣慶陵之入朝也中官李大順有寵

於世祖請授其兄別將慶陵曰汝兄伍尉也越散員
授別將非祖宗法也大順言於世祖曰願諭我王帝
曰官人有法制國有君朕何與焉汝其自請之則我
祖宗之重名器古未有也自辛丑癸卯以來國用不
足以官爵爲賞功之物於是小人濫冒軍功因緣賄
賂不次超授其源一開至于今日商賈工匠公私奴
隸皆得爲官羊頭狗尾布列中外褻慢名器汙穢天
工人人視朝廷官爵如土芥皆欲俯拾至有中郎將
掃牛下恭翊直一死之謗蓋言名器之甚賤也由是
雖以五尉至散員散員爲中郎將亦不喜也平時如

此萬有危急之難殿下復將何物以賞之勸使立功
邪願自今非軍功才德則雖近幸者不妄授以官使
工匠商賈各安其業毋使賤人汙穢朝廷則上下有
辨朝廷有嚴而王室尊矣臣聞諸葛孔明有言曰親
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後漢
所以傾頹也自古及今治亂興亡之分決於人主所
親信之得失耳殿下當天下危亂國家厄會之時浚
居九重或一月不聽政親近頑童羣小而罕接宰相
耆德彼頑童羣小唯知逢迎上意承順顏色殿下樂
其和順日與之親豈不大爲盛德之累乎宮禁嚴肅

非雜類所得以窺也今也羣小出入自恣大內不嚴
大內既不嚴則主上安得以獨尊哉代言金興慶不
學墻面唯唯諾諾非獻替啓沃之資也殿下悅其敏
給阿順使出納教命進退士大夫一國之事皆先關
白興慶然後得達宸聰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安知
他日不有李斯趙高之禍哉伏見三月朔日有食之
近年賊眈用事而七月日食七月者三陰之月也而
且有眈不測之謀今三月五陽之月也陽甚盛而一
陰獨存能勝大陽此非小變也臣下必有蔽惑主上
者願殿下畏天變而收興慶之權不使與國政黜羣

小之在內者毋濩居九重毋日晏不起毋獨任一臣
日接宰相耆德忠直之士力行祖宗之仁政則社稷
之福也臣聞養天民者興殘天民者止是以人主受
天命而立天位則必上順天心以養天民如父母之
愛赤子然後民心附而天命固焉太祖當泰封奢虐
之際奉天討罪誅除羣兇愛養生衣服取其禦寒
暑宮室期於庇風雨濩仁厚澤涵育元元列祖相承
咸以儉德養民爲心景靈殿孝思觀顯毅二陵其制
度儉小不爲奢麗此皆子孫之所當法也殿下卽位
于今二十有三年國步多艱賊眈用事包藏異心蔽

感聖聰遂使殿下興仁熙殿之役槌百姓之髓胥百姓之膏輸材鼓冶供給之費日以萬計辦事之吏暴於猛虎督責之令疾於風雨中外之民困於力役三農失時老弱失養而父母妻子不相自保倉廩無半月之儲百姓無十日之糧五道兩界積年所儲之軍須俱竭於供給而亦不足矣三韓嗷嗷歸怨賊屯六年之間大水大旱百萬生靈如在湯火之中而畏賊之威不敢出諸其口垂頭拱手號訴于天地曰是役也皆賊屯及中官廣大從與而爲之也屯既伏誅役猶未已民又怨之曰是役也屯雖首倡實廣大欲固

富貴而力贊之民之怨廣大甚於賊屯矣國家自庚寅以來東禦倭寇丙申以後北禦韃靼已亥辛丑之戰吾民死亾者大半不三年又有癸卯之亂死亾又倍於辛丑以至於今十五年間水旱相仍餓莩相望民之存者僅十之一羅慶二道連歲大饑今年尤甚三月大寒四月不雨麥不成穗種不入土吾民將何以生乎民者王之天食者民之天民無食則死王者無民則誰與守國今京中倉庾空竭兩界五道又饑饉不幸有辛丑癸卯之變則將何以備軍餉乎百姓困於土木賦斂冤怨通天不可遽解雖有急難誰復

有為殿下效死哉嗚呼景靈殿太祖皇考之別廟孝
思觀太祖真之所在顯毅二陵太祖皇考之墓也而
其制度比之仁熙殿正陵百不及一吾東方號為禮
義之邦而子孫后妃陵殿及過祖宗天下後世以為
何如殿下奈何以一后之故取天下後世之笑乎且
預凶事非禮也而廣大欲興事固寵為殿下預作石
室聞者憤嘆以為大不祥也而不忍言之今災異荐
臻百姓饑饉又非人主玩花卉之時也而廣大乃作
花園虧損殿下之德而離散民心其罪固可斬也願
殿下正廣大之罪斬于都市罷陵殿石室之役壞花

園以解天怒以弭民怨疏未上獻納金允升知之與
司議禹玄寶託以紹宗累月在告曠職劾罷之辛禍
初授典校寺丞轉成均司藝改典儀副令藝文應教
紹宗不事產業家甚貧知申事李存性白禍賜米十
碩移典校副令我太祖回軍紹宗詣軍前因鄭地
求見懷霍光傳以獻其意欲復立王氏辛昌立陞典
校令與同僚奏本朝舊制凡園丘宗廟社稷山陵真
殿神祠祭享祝文道殿佛宇詞疏本寺官一人每月
輪直清齋寫進上齋沐親押天地宗社則必親祀佛
宇道殿神祠則或命大臣攝行近以祈禳煩猥或命

正字小臣代押其源一開今唯四時大享親押其餘則皆代押甚違誠敬之義願遵祖宗舊制祝文詞疏齋沐親押圜丘社稷宗廟籍田大享必皆親祀朔望奠及凡祈禳擇大臣攝行御正殿親授祝文詞疏昌從之又奏殿下既允臣等親祀之請今大享宗廟乃以大臣充大尉是殿下不欲親享也以謂禮文未備奠物未具邪則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神明豈以文之未備物之未具而並棄其誠也哉以謂權署國事不敢主祀邪則舜之受終禹之受命皆攝政也而率百官親格于文祖神宗之廟舜禹天下之

大聖萬世帝王之所當法也殿下不法之臣等竊為殿下惜之昌下都堂議俄拜右司議大夫極論李仁任罪又與同舍許應閔開等復疏論仁任日暮不得上會疽發背請告應等寢其書紹宗遷大司成赴書筵以前疏進仁任族黨疾之至有欲殺者語在仁任傳紹宗在書筵上書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天命之性本善無惡人與堯舜初無小異古之聖王固稟胎教及在襁褓有保以保其身體而適起居之宜有畏慎之心有傳以傳之德義而節嗜好之過防聞見之非特選端士與之出入起居所見必正事所聞必

正言外物之誘無自入天性之真得其養方寸之間
受教之地澄淨無蔽故皆可以爲堯舜矣臣竊見殿
下受讀論語今十有三月每日所新知者多不過三
四字而已尚或難讀以殿下明睿之資得於天稟其
於受學非不能也但由殿下暫御書筵須臾入內狃
於近習心繫外物而不在於書故也至於近日怠學
之端形於外師傅未退訓音未通輒讀輒起俄稱御
膳失時輒入於內聖學何由以明乎上王初立聰明
向學而姦臣爲盜國之計卽罷經筵誤我上王幾覆
宗社殿下卽位之初大臣以前朝爲戒首開經帷以

勸聖學以堯舜之聖望殿下矣如或怠學則奈宗廟
何奈生靈何古之時八歲而入小學十歲出就外傳
居焉昔魯襄公年纔六歲出從天下諸侯之會同何
嘗御膳必於深宮之中乎昔程子爲講官而上言曰
人主一日之內親寺人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願殿下每朝問安
慈闈之後出便殿進御膳命諸講官館閣學士常侍
左右從容宴語開說道理至於日昃至於夜分天命
之去畱人心之向背稼穡之艱難征戍之勞苦治亂
之源興亾之迹古今禮樂人物賢否日陳於前則上

聽積久自然通達習與性成堯舜同德比之常在深
宮之中熏染婦寺之邪化聖為蒙其益豈不甚大哉
便嬖近習之褻慢實害聖德之稂莠賢士大夫之薰
陶乃養聖德之雨露凡宮人內臣亦用程子經筵之
奏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之人以備左右其年
少者不使進於左右以絕其導上邪私之原凡服御
器用以紂之象箸玉盃為戒以禹之惡衣服為法侈
麗之物不進於前淺俗之言不接於聽令領書筵知
書筵古之太師太傅也侍讀古之少師少傅也願自
今正殿受讀之際知書筵進則必為之起避席受經

退則亦為之起侍讀進退亦為之避席改容以致尊
師重傳之意此所謂湯之於伊尹必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必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者也養成聖德莫急於此願殿下上念太祖
五百年之垂統下念三韓億兆之向望不罪微懇察
納修省以開千萬年之太平侍讀鄭道傳見之曰議
論切至浚得告君之體恭讓即位以大司憲趙浚薦
為左常侍經筵講讀官浚嘗從紹宗受學故凡有章
疏紹宗皆具藁初紹宗嫉李崇仁才高又忌李穡譽
崇仁而不譽已及求興君獄起紹宗讒崇仁於浚欲

殺之紹宗與同列請誅邊安烈疏六上從之王欲覽
貞觀政要命鄭夢周講之紹宗進曰殿下中興當以
二帝三王為法唐太宗不足取也請講大學衍義以
闡帝王之治王然之初禍之移江陵也評理尹虎柳
曼殊密直禹洪壽俞光佑等押行廢昌之日商議崔
元沘密直柳龍生守宮門判慈惠府事鄭熙啟慈惠
府尹 李舊恭靖王諱密直金仁贊知申事李行等守傳
國寶密直使姜淮伯知密直尹師德封府庫王論其
功賜虎等為功臣紹宗言賞罰國之大柄不可濫也
我太祖征伐四十年稱功臣者止六人金樂金哲代

太祖而死尚不與六功臣之列今殿下既以 和寧
伯等九人告廟行賞虎等之功人所未聞請削之不
聽復上疏爭之竟不從王遣吏曹摠郎李滉迎曹溪
僧粲英為師紹宗與兼大司憲成石璘等伏問諫石
璘曰釋氏以清淨寂滅為宗無補國家昔成湯師伊
尹文王師太公以致商周太平之治未聞以釋氏為
師也紹宗曰殿下如欲求師有元老大臣在何用僧
為遂退交章論奏曰綱常天下國家之大本堯舜三
代享國長久以臻至理由此道也自漢明帝崇佛以
來亂亡相繼至于梁氏惑佛太甚宗廟以麵為犧牲

錄帛禁織鳥獸之形卒致侯景之亂餓死臺城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刑部侍郎韓愈極言以爲自佛氏入中國以來事之愈謹年代尤促憲宗不聽未幾暴殂我太祖漢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作佛刹乃作訓曰宜鑑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亾聖祖所以拔誕妄之源本期後王之繼述者至浚切矣臣等竊聞殿下將迎曹溪僧祭英于大內尊爲王師臣等爲殿下惜之三代帝王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爲師故湯師伊尹伐夏救民以開六百祀之商武王師大公鷹揚誅紂以開八百年之周姚秦以胡僧鳩摩羅什爲師

不旋踵而亾前元以蕃僧婆羅跋蹄爲師及其季世以天子之尊奴事指空冀其福壽卒致應昌之敗佛之爲教無父無君姚秦前元以五胡北狄之俗不法帝王之治以毀綱常得罪於天以速亂亾今殿下中興方將作法垂範爲聖子神孫億萬世之所遵今乃復襲胡狄之失乃以胡教爲師有國家者立政立事循其名當責其實所謂師者師其道也釋氏以臣子背君父逃入山林寂滅爲樂若師其法必髡三韓之民必絕九廟之祀然後稱其名耳願殿下勿以無君父者爲師尊堯舜孔孟之道以開三韓太平之業疏

上王勉從之英至崇仁門臺省遣吏逐之不得入而
還王罷臺省面啓之法紹宗與同列上疏曰堯舜咨
四岳闢四門尚慮下情或鬱不達乃曰予違汝弼又
曰汝亦昌言三代聖王率由是道咨于芻蕘工執藝
事以諫上下交而爲泰及周之衰謗者使監以止之
遂失文武之天下秦以忠諫者爲妖言而禁之得天
下二世而亡自漢迄元言路開則治且安言路閉則
亂且亡自異姓竊國以來臺諫絀口至於戊辰攻遼
之舉遂無一人言者此殿下所親見也殿下卽位以
來五日一視朝令臺諫面啓時政得失三韓蹈舞想

望太平今者乃令臺諫勿復面啓豈不大爲中興之
累乎一言喪邦此之謂也願殿下更命臺諫面啓其
餘各司亦令各以其職進言以廣聰明以臻至理又
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不可頃刻而離左右也日
者以辛禡父子事關大體殿下命臺諫往驗其狀此
所以重宗社一時之權宜也因此遂分遣臺諫於外
以虧殿下耳目之任甚非中興之美法也願自今毋
令臺省出外以委繩愆責難之任從之王將幸長湍
紹宗與石璘等上疏云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觀伏聞殿下將幸長湍閱戰艦此誠安不忘危

之意然自異姓竊國以觀逸遊田毒痛生靈惡聲聞
于上國今賴天佑興復舊物宜以遊田爲戒乃何卽
位之初不修德政復循僞朝之覆轍乎東作方興大
駕之行千乘萬騎道路供億之費弊不可言若論其
緩急則郊天拜陵耕藉田謁文廟在所當先願殿下
姑停此舉以解國人之惑不允又上疏曰竊觀祖宗
之制凡有所犯者不給田以礪士行自異姓竊國以
來姦兇得志賣官鬻獄盡毀祖宗之法士大夫以土
田臧獲自成契券賂姦兇受官職以敗禮義廉恥之
俗殿下中興革私田以安民生給圭田以優仕者意

甚盛也反正之初宜崇節義戒貪邪一新士習請令
辨正都監收諸人所賂田民及所鬻告身以礪風俗
疏畱不下遷禮儀判書其餘臺諫亦遷他官以其彈
劾不已也紹宗嘗謂上護軍宋文中曰今李侍中
不能進君子退小人若一朝墮於小人之計悔何及
哉沈德符等聞之告于王王怒欲罪紹宗我太祖
請曰廷臣直言者惟紹宗耳不可罪之代言李士渭
亦曰紹宗屢上書皆不聽今遽罪之外議必謂殿下
惡直臣也王曰予旣除紹宗高官人惡得以言哉
李侍中功在社稷紹宗敢辱之其可不罪與遂放于

錦州初紹宗與友塔崔乙義爭臧獲未決託辛禡嬖
臣潘福海得之及爲常侍喜論駁王甚惡之每舉託
潘事嘗之至是見竄後錄回軍功賜田宥其罪諫官
承鄭夢周指論劾削職遠流及夢周死乃宥入一本
朝拜兵曹典書修文殿學士同知春秋館事卒子淮
弟會宗辛禡時登第累官至司宰副令恭讓卽位上
疏曰玄陵上賓之後權臣李仁任等以逆眈之子禍
嗣我王氏九廟絕祀者十有六年幸賴天佑王室旣
亾而復興殿下宜深思明斷以辛禡父子告于祖廟
而斬于都市然後得以慰九廟之靈答臣民之望而

杜禍亂之源矣王莽篡位天下思漢長安中有自稱
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
天下響應光武能克而斬之以中興帝室曹操盜漢
家四百年之天下及其子丕稱帝改元以據中夏諸
葛亮相昭烈以圖興漢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當獎率
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兇復興漢室其志將欲繫頸
曹丕告于高祖光武之廟而斬之然後足以謝天下
也唐之則天后廢中宗自立爲帝改國號曰周欲傳
天下於武氏張柬之等舉兵復中宗之位誅張易之
昌宗遷則天於上陽宮復國號曰唐後之君子責柬

之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而討唐室之罪人乃曰
以武后至大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
宗中宗不得而與焉則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
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此言深切而著明矣彼辛禍
父子盜據正位十有六年姻戚權豪布列中外萬一
姦兇之徒推擁而出則臣恐噬臍無及而殿下之大
事去矣周公之於管叔至親也而猶爲天下誅之則
天中宗之母也君子以不誅爲貴況今賊臣之子孫
非有管叔則天之親今既反正何廩養而不誅以啓
羣邪之心乎夫天下之變常起於所忽終至於不可

得以制也其於殿下社稷之大計可不爲深慮乎今
在廷之臣孰不欲言之其不言者恐言之不行而有
後悔也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告成殿下與大臣謀於禁中以禍父子告于太
廟而誅之明示中外毋令再亂王室以垂萬世之統
王從之會宗臣事禍昌職非言官而上書請誅人有
議者轉刑曹摠郎又上疏曰國家運祚之長在乎人
君積德累仁培養邦本而已夫豈恃都城地勢之旺
氣哉盤庚去耿以有河決之害大王去邠以有狄人
之侵平王東遷以有犬戎之亂今無此數事而欲遷

都漢陽物議驚駭胥動訛言是殿下以江水赤沸太白晝見乃信讖緯不經之言欲移蹕以避之殿下如欲弭灾惟當避殿減膳兢業小心下罪已之令以求直言明其政刑愛養黎元而已偽禍惑邪臣之言徒居漢陽貪殘之徒恣意誅求楊廣一道爲之騷然今若移幸則修宮室備供儲將家抽戶斂侍從百官宿衛臣庶將傾城以赴之朝夕餽糧之不繼風霜雨露之無庇辛勤旅次可勝言乎況今禾穀被野萬騎所至踐蹂且盡漢陽吏民失其家室奔竄山谷披荆棘刈蓬藿秋耕秋收又失其時臣恐民之受患甚於禡

時也又惑浮屠法狝之說重修演福寺盡壞附近人戶臣爲殿下不取願罷移都黜法狝以副輿望昔晉惠帝時兩血太白晝見太子與皇后見殺自是宗室相殘天下大亂懷愍二帝終爲劉聰所虜夷狄亂華者數百年唐高祖時太白晝見經天秦王殺太子及齊王元吉太宗季年太白屢晝見而則天廢中宗自立革唐稱周大殺唐之宗室社稷幾亡天之垂戒豈偶然哉今春夏之交太白屢晝見今又晝見經天者月餘天之所以戒殿下者至矣殿下列花卉於宮中而日翫之又欲遊幸漢陽臣恐祇懼之心有未至也

願以堯舜三王之心爲心以周公孔子之道爲道不
惑邪議惟務實德則天意可回而邦本可固矣
吳思忠初名思正其先迎日縣人後徙寧遠鎮登第
累遷監察糾正歷獻納執義辛昌時爲司議大夫上
疏論復私田之弊從之又與同列上書曰往者羣姦
秉權援引朋黨用舍顛倒骨鯁忠直之士指爲迂濶
排而斥之貪邪諂諛之徒號稱賢能崇而陟之絕塞
言路蒙蔽聰明邦家殄瘁幸賴天地宗社之靈羣兇
伏誅朝野廓清殿下初卽大寶芻搜賢俊布列庶官
大開言路芻蕘必採其禮樂制度之宜救時拯民之

策臺省文章申奏殿下聽而行之然法雖立而民未
見效革私田正經界之論巨室之所大忌有志之士
勁直之言邪黨之所深疾胥動浮言以惑衆聽中外
嚶嚶此扇亂之漸也况天變屢見星躔失度霜降之
餘迅雷不收立冬之後蒸霧發洩此二氣有乖之驗
也臣等竊謂殿下當克謹天戒好學從諫修省於上
羣臣當各供其職無敢怠荒恐懼於下然後天變可
消人譽不作能保無窮之業今也大臣每用樂宴飲
供費十千實非敬天勤民憂灾恤變之道願自今迎
餞上國使臣及勞慰有功將帥外凡中外公私宴飲

用樂痛行禁斷以謹天戒以節國用以厚民生昌納
之恭讓初與舍人趙璞等上疏極論李穡曹敏修之
罪又曰李仁任擁立辛禍之罪亦殿下之所親見也
請委諸憲司斬棺潛宅以聲其罪又曰三司右使金
續命倡為未辨其母之說見黜而死公山府院君李
子松諫禍興師遂為大戮請命攸司祭其墓錄其子
孫以慰忠魂命罷穡父子廢敏修為庶人又與璞等
上疏曰今殿下承 天子之命下應臣民之望撥
亂反正紹我聖祖既絕之大統廢辛禍父子為庶人
此則正名分定民志以開萬世太平之時也昔衛君

待孔子為政孔子欲先正名曰名不正則民無所措
手足漢吕后取宮妾子弘為惠帝嗣太尉周勃以弘
非惠帝子而誅之迎立代王以定民志以開四百年
之太平唐則天后廢其子中宗欲立異姓武三思為
太子丞相張柬之誅則天之黨復立中宗君子論之
曰則天既得罪於唐之宗廟中宗亦不得私於其母
柬之等既立中宗以則天賜死而中宗以大義不與
其議則可以解祖宗之怒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亦孔
子正名之義也今一二大臣推戴殿下以繼恭愍王
後以正辛禍非恭愍王之子布告中外三韓億兆之

民相謂曰吾生復見太祖之孫矣往者洪倫之亂之源及禍毋般若之言之死殿下之所明知亦 聖天子之所已聞也而李穡獨不聞不知邪於仁任擁立辛氏之際曾無一言敏修立昌之時首倡定策今年又欲復立辛禍其罪前疏未盡之矣今殿下既紹正統李種學獨倡言於人曰玄陵既以禍封江寧君立府矣而又 天子爵命禍矣 李太祖誰何人敢違玄陵之命廢我驪興王乎今殿下不正禍父子之罪以告大廟以定民志又不正穡父子附禍昌之罪以絕羣小之陰謀則殿下亦不得一日安天位也或曰辛

氏父子 天子所知不可不待明降而正其罪是大不然 天子既責三韓陪臣以異姓為君矣又安有二命乎且或上國欲存辛禍則未審殿下亦可存而不定民志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以誅之先發後聞可也又何待於明降乎仁任推戴辛氏之罪乃太祖列聖在天之靈所共誅者也乃何不從臣等之請此而不誅則是開萬世亂賊之門也宜令有司斬棺瀦宅籍沒家產穡種學父子止於停職屬散則萬世姦賊何所懲乎宜下攸司明正其罪李崇仁河崙前為仁任腹心後循穡姦計以督辛昌朝見而欲立

辛禍以永絕列聖之血食罪不容誅者也亦令攸司
論罪又種學以立昌爲父之功言於宦官李芬芬言
於李琳之女黨附李琳欲遂姦計願下芬于攸司鞫
其情狀以正其罪權近私圻 聖旨先示李琳又示
李穡其心不在王氏明矣旣而託以崇仁事上書被
劾其間亦未可知止流遠方不正其罪則何以懲後
世不忠之臣乎前漢陽尹文達漢以琳姻戚居中用
事恣行不義琳之族屬已皆流竄而獨在輦下請收
職牒斥去外方於是瀦仁住宅流穡父子崇仁崙芬
達漢又上疏曰宦寺本以宮內掃除爲職無與外事

至秦毀古制以趙高爲中車府令而二世死於其手
西漢以弘恭爲中書令殺戮忠良而王莽篡曹節用
事而東漢亡唐以仇士良爲中尉廢置人主宋以童
貫爲將帥陷二帝于女真前元院使用事遂失天下
古今之明鑑也在我祖宗之制宦寺無官文廟之世
時號太平我朝賢聖之君也而宦寺給事不過十數
人亦未嘗食祿忠烈王朝亦不許參官至于玄陵使
宦寺得與兩府入衛之列卒致萬生之變亦殿下之
所親見也殿下卽位復立內侍府階三品是殿下以
中興之主復蹈亡國之轍也願自今宮中宦官給事

者只給衣食罷內侍府不聽遷成均大司成以其彈劾不已奪其言職也尋判典校寺事諫官承鄭夢周指論趙浚尹紹宗等請置極刑憲府乃劾思忠罪與紹宗同乞並究理命削職遠流及夢周死召還任轉左常侍自此以後入本朝

金士衡密直副使歲之子上洛侯永煦之孫也士衡蔭補鶯溪館職累遷監察糾正恭愍時爲考功散郎與直郎劉慶元言按廉守令職掌貢賦近來州縣多闕貢或至三四年請論如法從之辛禡三年爲執義與趙浚安翊金湊崔崇謙等同在臺諫時稱得人累

遷開城尹賜功臣號國家議革私田改按廉爲都觀察士衡爲交州江陵道都觀察使公明威惠綽有聲稱明年知密直司事同知經筵事恭讓嘗御經筵講無逸士衡曰大抵耽樂者享年短無逸者享年長理固然也天子一身係天下安危諸侯一身係一國安危故爲人上者宜以敬爲心以逸爲戒蓋無逸則百姓以寧故天亦保之耽樂則百姓不寧故天亦不保此享國長短之所以異也後知門下府事兼司憲府大司憲王將遷都漢陽與同僚上疏曰彈糾非違臣等之職今天災地怪屢見譴告者由政教失宜公道

或廢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不安業也殿下尤宜恐懼
修省誠信御下納諫進忠惠愛斯民以弭天災乃因
書雲觀奏欲遷漢陽臣等伏見楊廣諸州之民困於
土木秋稼失時漢陽人家皆被奪占老弱飢寒寄寓
山野流離顛仆侍衛諸司及諸道軍官各領衛卒旅
寓辛艱將有凍餒之患殿下深信讖緯不恤民弊於
皇天譴告何古昔聖王以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
願停遷幸以固邦本王不納又上疏言尹彞李初之
黨皆已遠竄而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補等尚在都
下不宜罪同罰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

赦前不允又再請不報於是士衡及執義安景儉崔
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等請辭不許令視事皆
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王下其疏都評
議使司使司言宜從憲府刑曹之請唯贊成事鄭夢
周言彞初之黨罪固不白又經赦宥不可復論王不
得已流玄寶仲和夏等命士衡等就職士衡等嗾刑
曹以夢周右彞初黨謀害所司劾之判書安景恭成
石珣等劾夢周皆左遷李勤李廷補代之勤等又劾
夢周及左常侍鄭寓左司議崔云嗣黨附夢周不論
彞初之黨獻納李蟠正言權堧等上言彈劾非刑曹

之任勲廷補劾郎舍又彈夢周謀害大臣請鞫之遂
罷勲等職蟠又劾掌令崔兢不糾刑曹越職言事憲
司以諫省非風憲之任又劾蟠等蟠等反劾景儉遠
周庸等憲司刑曹爲之一空士衡時方在告聞之輿
疾視事上書論蟠壘身爲諫官阿附夢周不論彝初
之黨力攻憲司法官甚不忠請治其罪寓云嗣蟠勲
皆見罷尋拜三司左使同判都評議使司事自此以
後入本朝

金子粹字純仲雜林府人恭愍末擢魁科授德寧府
注簿辛禍初爲正言時慶尚道都巡問使曹敏修擊

倭于密城斬數十級禍賜衣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
子粹製回教子粹辭曰敏修摠一道兵金海大丘之
戰怯懦敗沒多殺士卒密城小捷功不掩罪不敢奉
命禍怒下子粹巡衛府命池齋及大司憲河允源鞫
之齋等欲坐以違旨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君
之失也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
置諫官之意齋大怒欲杖流議于都堂諸相畏之無
敢出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雖小儒諫官也且
所謂違旨者蓋如置人于東擅移于西者也子粹之
罪恐不得以此論都堂是其言請流之禍曰巡衛府

已議其罪今復輕邪不聽右使金續命入白太后曰
臣武人不曉事然文臣皆言諫官雖忤旨不罪者所
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太后乃謂禍曰
予老經事多未聞杖辱諫官若爾人皆杜口國事日
非矣於是免杖流于突山戍翁等意子粹必與郎舍
議又流諫議鄭寓于竹林戍踰年許從便久之拜典
校副令累遷判司宰寺事恭讓朝除成均大司成世
子左輔德上書曰伏覩教書以天文示異責已甚切
訪求直言謹條狂妄之言殿下潛德著聞人心推戴
廓除異姓之禍光復祖宗之業皆奉玄陵大妃之命

而行之其主盟定策之功實殿下之所由興三韓之
所共賴故即位之始卽封王大妃以正位號獻冊寶
甚盛典也殿下事之之禮當厚於所生自去年南幸
之時以至今日其於國大妃之殿親幸非一奉養亦
至獨於王大妃之殿曾不一詣是狃於生育之恩忽
於承祧之重其可乎傳曰爲之後者爲之子此古今
之大義也王大妃萬世之後亮陰之禮固所自盡生
事之禮其可不盡心乎願自今歲時伏臘必先詣王
大妃殿以奉寒暄然後詣國大妃殿以明大義近日
設封崇都監以策王世子臣不能無惑焉殿下未受

宣命而世子先受冊寶之禮其可乎傳曰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言先後之序不可亂也待殿下親朝 帝
所受命徐議而行未為晚也況今朝廷使臣來徵良
馬萬匹百司疲於奔命當此之時強欲行封崇之禮
恐未合於輿論也唐韓愈言於憲宗曰自黃帝堯舜
至于三代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此之時未有佛法
自漢永平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
梁陳元魏以降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此非韓子之臆
說考之史冊瞭然可見殿下即位之始修廣演福寺
塔破民家三四十戶今又大起浮屠屢興土木之役

厥今農務方劇而交州一道斫木輸材人畜盡悴曾
不小恤欲以徼未可必得之冥福以貽現在生靈之
實禍為民父母其可若是乎乞申降明勅以寢其役
以寬民力殿下即位以來其於大廟諸陵未聞有修
葺營繕之舉而急於起塔是報本追遠之誠反不逮
於求福利生之念矣豈非足為盛德之一欠乎昔宋
景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成王惑流言之讒而雷
電以風由是觀之人君一心之得足以感天心一行
之失足以召天變願殿下存心以居對越上帝雖居
幽暗之中常若有臨之者及其應接之際尤謹其念

慮之萌視聽言動必以禮出入起居罔不敬而其處
事不蔽於私欲不流於姑息則此心之敬足以感天
心而消變異幹教化而興邦國矣又何必崇奉浮屠
大起塔廟而後國祚靈長也哉况無若新羅多作佛
事以至於亾神聖垂訓其可違邪浮屠之說猶不可
信况怪誕荒幻之巫覡乎國中設立巫堂既為不經
所謂別祈恩之處又不下十餘所四時之祭以至無
時別祭一年糜費不可殫記當祭之時雖禁酒之令
方嚴諸巫作隊託稱國行有司莫敢詰焉故崇飲自
若九街之上鼓吹歌舞靡所不為風俗不美斯為甚

矣乞明勅有司除祀典所載外一禁淫祀痛斷諸巫
出入宮掖以絕妖妄以正風俗近日下教求言甚切
然臣嘗見臺省有言事者遽震天威或奪其見任或
黜之外寄或抑之下官臣恐求言之教甚切而拒諫
之念猶在也乞前日洛職之臣一皆舉用所言之事
一皆施行以勸將來則有志之士孰不為殿下盡言
乎成均生員朴礎等亦上疏曰伏惟國家自聖祖創
業以來金枝玉葉繼繼承承無墜厥緒者幾五百年
于茲矣中遭否運異姓之禍我殿下以神聖之資應
天順人掃除兇豎不勞兵刃誕受厥命克復宗社飛

龍之初三韓億兆歡欣拭目想望太平此正復古中興以致雍熙之秋也臣等獲逢明時齒于胄學徒費廩祿踰蒙聖恩慨然有志於堯舜君民排斥異端者有日矣然志不得行言不得達懷憤鬱抑竊議私嘆得通上聽一悟聖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今殿下發德音下明旨開廣言路求言如渴臣等安敢嘿嘿以負平生之志伏惟殿下更加優容不使盛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國家之幸也臣等竊聞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天下之達道古今之常經不可須臾離也苟或廢焉者則覆載所不容日月所不照鬼神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也彼佛何人也以世嫡而叛其父絕父子之親以匹夫而抗天子滅君臣之義以男女居室為非道以男耕女織為不義絕生生之道塞衣食之源欲以其道思以易天下信如此焉則百年之後人類絕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惟草木禽獸魚鼈龍蛇而止爾三綱五常之道竟何寓於其間哉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類衣服殊

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夫
婦父子君臣之倫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
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
力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醉生夢死不自覺
也是以築宮殿樓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
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桀之璇宮象廊紂之瓊宮鹿臺
楚靈之章華呂政之阿房不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
之財力歟嗚呼痛哉其誰正之必也上之人德修於
已教成於下以明禮義使斯民知天理之所在然後
可以正之矣洪惟我東方自新羅之季奉浮屠之法

至於閭里比其塔廟佛氏之說洋洋乎盈耳淪於肌
膚浹於骨髓未可以義理曉也亦未可以口舌辨也
惟我太祖統三韓之初浚懲積弊禁後代君臣私立
願利於是太師崔凝請除佛法太祖以爲新羅之季
佛法盛行人人以爲死生禍福悉佛所爲今三韓甫
一人心未定若遽革佛氏必生駭心乃作訓曰宜鑑
新羅多作佛事以至於亾然則太祖之垂訓於後世
者至浚切矣歷代君臣不能體聖祖之遺意因循苟
且營菴立塔無代無之式至于今其弊滋甚爲人心
世道計者可不痛心哉傳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

婦不蠶或受之寒彼佛氏之徒不耕而飲食充不蠶而衣裳具安居自養者不知其幾千百萬由是而凍餓者不知幾何人矣彼雖飲風吸露巢居野處爲國家者所當斥之者也况坐華屋食精饌遊手而揖君親其可一日容於天地之間乎誠不共戴天者也奈何殿下以英明之資惑於浮屠讖緯之說往遷于南以國君之尊親幸檜菴以倡無父無君之教以成不忠不孝之俗以毀我三綱五常之典臣等爲殿下中興之美惜也且誕降之辰殿下宜率百官上壽大妃以示殿下中興孝理之盛德於三韓臣庶也此之不

爲反遵胡教區區於拜僧供佛以沮臣庶中興至理之望可乎至若窮人之力斂人之怨演福塔廟之役中外嗷嗷士民缺望臣等未知所營之木鬼輸神轉歟所用之財天降地湧歟欲求福於冥冥之中反貽患於昭昭之際臣等意一朝風塵再擾霜霰荐臻沙彌不能操干戈塔廟不能禳饑饉昔後周壞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周興齊滅然則佛氏之不能作禍福於人世者亦可知矣伏惟殿下法堯舜三代之所以興鑑齊陳梁蕭之所以亾上繼聖祖之遺意下副吾儒之素望使彼佛者勒還其

鄉人其人以充兵賦廬其居以增戶口焚其書以求
絕其根本所給之田使軍資主之以贍軍餼所屬奴
婢使都官掌之以分各司各官其銅像銅器屬於軍
器寺以修甲兵其所用器皿屬於禮賓寺以分各司
各官然後教之以禮義養之以道德不數年間民志
定而教化行倉廩實而國用周然則向之背君父毀
人倫逆天理者將去其舊染之汙以發其秉彝之良
心知父子君臣之倫知夫夫婦婦之道男耕女織以
生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致理之豐可以肩三代
而軼漢唐矣且今佞臣金瑛以不肖之資無知之見

阿意順旨變亂是非欲興無父無君之教以廢古今
聖賢之道以爲太祖開國皆蒙佛力指闢佛者爲太
祖之罪人太祖聖德神功順乎天而應乎人心同堯
舜行法湯武三韓之民其畏威也如雷霆其懷德也
如父母雖盡誅境內沙門如元魏盡鑄佛像爲錢如
周世宗彼佛者安能使太祖不能成統合三韓之功
乎我國家自庚寅癸巳而上通儒名士多於中國故
唐家以爲君子之國宋朝以爲文物禮樂之邦題本
國使臣下馬所曰小中華之館自庚癸之後不死兵
亂則逃入山林通儒名士百無一二存者彼學佛者

始倡邪說上誣羣臣下誑愚民乃作太祖九世之像
曰太祖前身其生爲某院主其生作某塔造某經至
曰其生爲某寺之牛至其生乃得王位上賓之後今
爲某菩薩成書開板藏于溪山以欺萬世玄陵見之
深加敬信於是內佛堂之法席演福寺之文殊會講
經飯僧至屈千乘之尊拜髡爲師親執弟子之禮至
于甲寅未蒙事佛之福臣等未知太祖九世像釋迦
達磨復生于東方親見太祖於天堂佛刹而作此像
歟太祖前身爲牛爲院主之時親見者何僧歟彼之
邪說誣上以太祖爲牛此豈聖子神孫所忍聞者也

嗚呼正學不明人心不正不修德而惟福之是求不
知道而惟怪之欲聞豈不痛哉豈不惜哉自孟子闢
楊墨尊孔氏以來漢之董子唐之韓子宋朝之程朱
子皆扶斯道闢異端爲天下萬世之君子也王安石
張天覺等興佛教易風俗而爲天下萬世之小人也
殿下若遵安石天覺之所好髡三韓之民棄國棄家
弊屣王位入山求佛則納金璫之言可也若遵董韓
程朱之學以正人心明人倫去民之蠹賊以興堯舜
三代之理以光中興之業則彼金璫者當輟諸都市
示三韓萬世以大聖人之不惑於邪說可也殿下以

金璵爲忠於國家之臣則禍昌父子絕我太祖列聖
三十一代之祀之時彼璵者能立興復王氏之策乎
兼大司成鄭道傳發揮天人性命之淵源倡明孔孟
程朱之道學闢淳屠百代之誑誘開三韓千古之迷
惑斥異端息邪說明天理而正人心吾東方真儒一
人而已是上天授殿下以臯陶伊傳之佐以興堯舜
三代之盛於中興之日也殿下以道傳闢佛之策爲
祖宗之罪人歟金璵奉佛之說爲殿下之忠臣歟臣
等亦未敢知也殿下疑道傳之正學信金璵之邪說
則豈不取笑於天下見譏於萬世哉此臣等所以敢

言也爲理之本捨正人心何以哉蓋人心之趨向不
正則其本凶矣雖有屑屑於事爲之末皆苟而已未
有源未潔而流清者也亦未有本未固而未茂者也
故臣等獨以闢異端爲正人心之本獻焉伏惟殿下
萬幾之暇特畱宸念舉而行之非特當今之幸抑亦
永有辭于萬世矣若殿下以臣等之言勿以爲迂採
而納之臣等更爲殿下陳理道之萬一疏上王大怒
初司藝柳伯淳知礎等將上疏招諸生止之曰天下
旣廣雖有異端何害吾道生員尹尙曰天下安有二
道伯淳曰諸生之志則大矣雖上書王必不聽何補

於治向曰孟子云吾君不能謂之賊吾輩雖不才安敢背前賢之格言受賊君之名哉伯淳竟不能禁唯礎向及韓皋許遲金繕李子撰等十五人上書餘皆不從伯淳乃屬知申事成石瑤却其疏礎等知之議欲不受業子粹等惡其無禮博士金貂金租學正鄭包學錄黃喜等以生員徐復禮不署名於疏鳴鼓黜之子粹等又怒貂等不告長官擅黜生員囚貂等家奴召復禮還入學及子粹赴衙貂等不庭迎子粹上箋辭職略曰臣斗筭淺量樛櫟微材曾忝言官旋竄邊陲暫爲郡守遽罹縲絏每因事而徑情反招尤而

速禍夤緣驟貴超拜大司成榮幸踰涯又兼左輔德既尸素而曠職宜引退而避賢况爲下官之侵陵能不中心之羞愧君子貴於見幾小臣安於知止伏望賜以兪音遂其愚抱不允下貂等于巡軍尋釋之未幾判典校寺事轉左常侍與同列上疏曰年前朝廷所遣宦官十人皆是本國之人乃有僥倖冒進之徒或依娼妓或聯親戚邀請官爵殿下一皆曲從真差添設動以百數名器之濫廉恥之喪一至於此乞付攸司盡奪其職以儆後來又三司官數至十五署祿牌外無餘事自今凡中外錢穀出納先報都評議

使司使司移文三司使精核會計量入爲出則庶幾財用有所撙節且無曠官之誚矣王從之尋拜刑曹判書自此以後入本朝

論曰宋祖陳橋之變事已迫矣趙普猶曉譬拒之君子之處心當如此也南閭趙仁沃於威化回軍之時首議推戴不已遽乎及閭論彘初獄事與道傳之言如出一人其情見矣李豆蘭有豐沛之舊去就之義比他人差間矣尹紹宗妬李崇仁之才嗾李穡之不與已也構害崇仁猶未敢誦言誅穡而吳思忠者乃敢倡言以穡父子爲萬世姦賊必欲殺之噫嘻亦甚

矣方是時也穡及鄭夢周盡忠王室一時忠義之士推爲宗盟其密附於浚道傳者清議耻之獨大司憲金士衡執義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判書安景恭成石珣李勲李廷補等彈劾夢周名義掃地千載之下有餘愧矣金子粹出處未詳然論姜淮伯羅織無辜又論禹玄寶構釁生事則殆士衡之流輩歟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八

義烈傳

嗚呼士之節義遇亂世而後見焉豈不悲哉高麗顯宗之初已有契丹之亂仁宗以後王室寢多故矣蓋麗朝權兇之禍始於李資謙極於鄭仲夫及至崔忠獻四世柄國則其禍酷矣資謙之變大臣侍從有仗節而死者其餘不附者尚多也祖宗養士遺風餘澤猶有存者仲夫之亂不問賢愚高下凡戴文冠者皆殺之舉朝爲之一空其間必有成仁取義之士特玉石俱焚高下難別耳忠獻當國前後斬殺朝士無慮

七八十人皆度其終不附也而後殺之則凡被害於忠獻者蓋皆名節之士也繇是以還懷脆成俗一時英人傑士無不煦嫗於忠獻父子之門鮮能自拔者名節墮隕於是極矣烈宣以降逆豎之亂不絕於內瀋王之變繼作於外非無曉逆順不貳心之臣跡其本末完節少矣然則國家治亂安危實係士流名節為之扶持而相與汗隆有國者可不鑒哉舊史作忠義傳摭載未該今輒增取而釐正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授任內外思死其職或不幸陷賊義不辱已雖所處不同俱為忠義之上

者至於銜命出疆審義就死蒼黃遇難終恥苟免抑又其次歟悉依史家凡例定為等差然亦以其所遇之時所處之事或殊而義理隨以低仰論其慷慨捐軀蹈義不悔則有何差別於其間哉作義烈傳

楊規 洪灌 金縝 金甫當 鄭顛 鄭文 鑑 金長壽

楊規穆宗朝拜刑部郎中顯宗元年遼主自將來討康兆圍興化鎮在義州南五十五里規為都巡檢使與鎮使鄭成副使李守和判官張顥嬰城固守遼主獲通州城外男婦衣以錦衣授一箭封書入送于鎮諭規等降

其書曰爾等亟捕康兆送于駕前便即回兵脅從之徒悉與原免當體朕懷無貽後悔守和等上表曰戴天履地者合去姦兇資父事君者須堅節操若違茲理必受其殃伏乞俯循民情用回睿略遼主覽之賜敕曰朕纂承五聖臨御萬方忠良則必示旌褒兇逆則須行誅伐以爾國康兆弒逆不道故朕興問罪之師比特頒於綸音蓋式示於招懷遽覽封章未聞歸款况爾等早列簪裾必知逆順豈可助謀於逆黨不思雪憤於前王守和又回表云臣等敬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惠切祈解網之仁凌霜耐雪加安

百姓之心灰骨粉身求奉千年之聖遼主覽表知城不可下乃解圍而東引大軍屯于通州康兆李鉉雲盧戩等戰敗被擒副使盧邁徐崧盧濟等死于陣下遼兵乘勝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餘級長驅而進詐為兆書諭規降規却之曰我受王命而來豈受兆命者邪遼兵使盧戩及其閭門使馬壽持檄至通州中郎將崔質洪淑執而拘之乃與防禦使李元龜崔卓等閉門固守遼兵入郭州防禦使趙成裕宵遁行營修製官乘里仁大將軍大懷德工部郎中李用之禮部郎中簡英彥等皆死城遂陷契丹留兵六千人守

之規自興化馳赴通州收兵夜入郭州擊契丹所留
兵悉斬之徙城中男女七千餘人于通州明年遼主
旋師龜州別將金叔興擊遼兵於龜州斬萬餘級規
掩擊於無老代所未詳斬二千餘級又戰於梨樹追至
石嶺破之後三日又戰於余里站大破之是日三戰
皆捷復邀其前鋒於艾田敗之俄而遼主大軍奄至
規與叔興力戰終日兵盡矢窮遂皆死之契丹兵爲
諸將鈔擊因遇雨馬駝甲仗皆委之而走渡鴨綠江
鄭成引兵追之及其半渡尾擊之遼兵溺死者甚衆
諸降城皆復之是役也規以孤軍旬月間凡七戰斬

級甚衆奪被虜人三萬餘口獲駝馬器械不可勝數
王嘉其節贈工部尚書封其妻洪氏爲殷栗郡君手
製教賜洪氏粟授其子帶春校書郎贈叔興將軍歲
廩其母李氏帶春有智略仕於靖宗爲安北大都護
府使官至直門下省而卒其後有文大者高宗時人
也十八年以郎將在瑞昌縣戰敗爲蒙兵所虜逼至
鐵州城下令文大呼諭州人曰真蒙古兵來矣可速
出降文大乃呼曰假蒙古兵也且勿降蒙兵怒欲斬
之使再呼復如之遂斬之蒙兵攻城急城將陷判官
李希績聚城中婦女老幼納倉中火之率其丁壯自

刻而死同時又有曹孝立者焉高宗四十年以文學
在春州蒙兵圍之樹柵二重掘塹丈餘城中井泉皆
渴刺牛馬血而飲孝立度城不守與其妻赴火死按
察使朴天器率敢死士壞柵突圍遇塹不得出無一
人脫者

洪灌字無黨唐城人少力學筆法效羅僧金生體登
第歷御史中丞寶文閣學士睿宗嘗覽編年通載命
灌撰進三韓事蹟尋與李軌許之奇朴昇中金富修
尹諧等辨陰陽書仁宗朝拜司空尚書左僕射四年
李資謙舉兵犯闕是夜灌直都省歎曰主辱臣死事

安用生爲詣西華門門閉灌叩扉呼曰老臣灌來王
令繼入資謙燒大內逼王出御延德宮灌步從王病
蹇不及行至西華門外爲拓後京所害資謙敗王念
其忠贈推誠報國功臣三重大匡太尉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上柱國謚忠平公

金縝溟州人力學登第出知靈光郡有惠政安撫使
崔渭簡亢少許可特最縝秩滿授右補闕尋出牧清
州入爲祕書少監仁宗朝歷國子大司成御史大夫
左散騎常侍進同知樞密院事資謙之亂縝在直廬
見宮室連燒歎曰吾平生用直道爲凶賊所忤出必

害我寧自盡使從者闔戶逮火而死年五十六謚烈直公

金甫當

人有膽氣明宗三年癸巳以東北面

興兵馬使諫議大夫起兵於東界欲討鄭仲夫李義方復立前王與錄事李景直及張純錫謀以純錫柳寅俊爲南路兵馬使裴允材爲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與東北面兵馬使韓彥國舉兵應之純錫寅俊至巨濟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義方聞之使李義叅朴存威領兵圍之安北都護府執甫當送于京義方鞠殺之甫當臨死誣曰凡諸文臣孰不與謀於是誅戮

殆盡

鄭顛清州人高宗四年顛以臺吏分使西京契丹兵入寇詔西京兵馬使崔俞恭判官金成等遣西京兵往援五軍是時俞恭不恤政事軍民咸怨有崔光秀者因衆心離叛於中路作亂還襲西京俞恭成醉卧不省也光秀仍據西京自稱句高麗興復兵馬使署置僚屬召募精銳傳檄於北界諸城顛素與光秀善深憤之密謀討光秀會光秀出禱神祠顛率校尉金億白濡畢玄甫等袖大斧就光秀於祠中與語因斫殺之誅其黨八人餘悉不問城中遂安王嘉顛功起

授中郎將累拜大將軍二十年玄甫以西京叛大臣
議捨安以玄甫嘗爲顓用乃令顓乘傳往諭玄甫至
大同江從者請毋遽入顓奮然曰受命而出敢少稽
乎死其分也遂入西京玄甫喜得顓欲以爲主且誘
且脅顓竟不屈遇害

鄭文鑑登第補直學元宗十一年三別抄叛文鑑時
在江都僞署承宣使之秉政文鑑歎曰從賊而富貴
豈若一死之爲榮因赴水死其妻邊氏見文鑑死亦
投于水邊氏按察使胤之女也

金長壽鹽州人紅賊陷京都長壽以檢校中郎將家
居鹽州募鄉兵擒斬遊弈百餘人奪其榜文馳報行
在以功超授上將軍賜紫金魚袋王在興王寺賊犯
行宮長壽自城中領兵與崔瑩馳詣行宮是時王匿
太后室中賊求王方急長壽將入門諸宰臣曰審視
而後入長壽厲聲曰賊在內何謂審視拔劍毀門而
入斬一人賊爭前斫長壽血流被面長壽猶奮劍擊
殺數人賊稍辟易諸軍乃入長壽已死矣王由是獲
免

論曰歐陽脩作死節傳戰死者不與焉若楊規者慷
慨徇國以必死爲心精忠才略豈遽出張巡下哉殆

不可以戰死例也論其功烈規實難於邯贊何以言之邯贊統大兵而所敵者遼寧規之所領不滿數千大軍爲康兆所統而潰遼主自將四十萬規以孤軍當之其所摧敗足以懾虜膽而增東國之氣故難也嗚呼規真人傑也哉

河拱辰 崔均 洪彥博

河拱辰晉州人成宗朝爲鴨江渡句當使穆宗末遷尚書左司郎中初拱辰在北界擅發兵擊東女真敗而匿之顯宗立坐流及遼兵至王南幸召還赴行在拱辰謁王於楊州奏曰契丹本以討賊爲名今得康

兆若遣使請和彼必班師王筮之吉因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詣遼營拱辰至昌化縣以表狀授郎將張旻等先行使言曰國王因內亂出避江南遣陪臣拱辰等請命下吏惶懼不敢前來請亟收兵旻旣行契丹追兵奄至拱辰陳其狀契丹問江南遠幾許曰萬里餘矣追兵乃還明年拱辰等入遼營乞班師遼主許之因執以歸拱辰旣被留內圖還國外示忠勤遼主甚加寵遇拱辰與英起密謀給遼主曰東國今喪亡臣等願領兵點檢而來遼主將從之尋聞王返國計遂不行遼主使英起居中京拱辰居燕京妻以美

門納之均與兵馬使李儀御史智仁挺皆被擒均罵
曰賊帥位寵起自行伍位至八座乃敢忘恩背義舉
兵構逆天地神人所共憤疾其覆公可立須也汝等
助扇兇逆拘執王人官軍卽至汝輩皆齏粉矣遂見
殺儀及幕僚皆死均工草隸優於吏幹終未至大用
人皆惜之贈禮部尚書子南淳性廉簡有父風官至
守太師門下侍郎撰明宗實錄謚文定公

洪彥博字仲容奎之孫忠平公灌之後也忠肅十七
年登第忠穆四年授密直提學恭愍元年拜贊成事
三年拜左政丞封南陽侯十年改門下侍中紅賊入

寇衆議欲避之彥博獨言京都不可輕棄勸王自將
與民守之俄而西兵敗書至王遂南幸彥博從之明
年復京都制勝方略多出於彥博然彥博功高權重
不恤國事判密直宋卿言於彥博曰蒼生望公復相
久矣今居首揆何無一事協輿望乎去歲播遷宗社
蒙塵取天下笑公之不早圖也今公子握府兵壻長
憲司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彥博殊不堪論卿罷之時
彥博子師禹師範已顯壻柳淵以廉簡稱屢為將得衆心爲監察
大夫故卿云然王不欲還舊都將入江都命卜於太
祖真殿人心洶洶太后洪氏彥博姑也召責彥博曰

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 遇已重今王欲遷都而國
人皆不欲爾何不爲言于王乎彥博以告王會卜不
吉遂止十二年王將還都淹期不發彥博趣王還駕
駐興王寺金鋪遣其黨猝犯行宮師範遣人走報彥
博時尚早彥博聞變不起令家人作粥俄而賊至曰
出迎帝命左右報賊已在門請暫避其鋒彥博曰吾
出見賊問其故家人挽止彥博不聽曰安有爲首相
而逃死者乎徐整衣冠出戶曰爾乃賊也何稱帝旨
賊斫之血濺屋椽年五十五賊在興王者聞之皆呼
萬歲贈諡文定自灌死於資謙之亂其後多以名節

顯者南陽洪氏遂爲東國名家南朝袁氏以顛祭皆
立節自言其門戶以節義相傳高於王謝洪氏在東
國貴顯而有節義不愧袁氏云

論曰崔均人品不下於灌縝皆有古烈士之風然毅
宗放弑逆臣構亂均力不能討則引去可也而反爲
之致死其死也雖近於勇烏足稱哉夫仲夫義方所
謂亂臣賊子人得以誅者要之趙位寵亦非純臣也
均於是時以宗社爲重毅宗明宗固是吾君義方位
寵同爲吾賊明宗非有意於篡立則義不可以背位
寵非王室之純臣則亦安有不討也哉翦位寵以定

明宗奉明宗以誅義方是均之心也而今不以全節
子之者其有旨哉

儒學傳

嗚呼孟子歿而千載無真儒其在漢唐時以董韓二
子當之尚論之士未敢許也夫以中國之盛數千年
無一人焉况於東國乎其在東國新羅薛聰氏號為
儒者然其言論文采不表于後何以稱焉中國至于
宋朝程夫子兄弟作有以接孟氏之緒在東國為文
宗之世程氏之學三傳而得朱氏集成諸子其道愈
益顯在東國為神熙之世然程朱氏之在世也宋朝

擯斥而困苦之天下尊其道者寡而譁然攻之者皆
是也中國尚如此况在東國其能知尊而慕之乎且
自南渡以來高麗與宋絕不相通是時東國未聞有
程朱之學也宋末德安之漬姚樞得儒生趙復者乞
死甚苦樞竟攜而北復業程朱之學虞其書至燕許
衡等學而習之其說始大行於北方在東國為元宗
之世白頤正從其父文節在燕京得其書以歸自是
東國之士始知於詞章之外有所謂性理之學焉然
知其道者亦寡矣知尊其書而篤好之者得二人焉
曰禹倬吉再或庶幾焉作儒學傳

禹倬 吉再

禹倬丹山人為人嚴毅正直通經史尤邃於易學忠烈朝登第調寧海司錄郡有八鈴祠頗著靈怪郡民祀之甚瀆倬命碎之沈于海中其妖遂絕入爲監察糾正忠烈薨忠宣至自元卽位祭殯殿因幸金文衍第見淑昌院妃妃文衍妹也後數日遂幸文衍第燕馮翼日倬白衣持斧伏於栝席上書以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卿爲近臣不能格非而逢惡卿亦知其罪邪左右悚然王有慚色倬因棄官歸居于福州之禮安縣忠肅嘉其節義再召不起聚門徒日以

講論爲事程氏易傳初來東人無能曉者倬閉門參究月餘乃解以授學者性理之學始行焉官至成均祭酒忠惠三年卒年八十一倬卒二百有餘年文純公李滉就倬舊居建祠祀之扁曰易東書院滉爲文而記之曰先生之忠義大節旣足以動天地撼山岳而經學之明進退之正有大過人者則爲後學師範可以廟食百世者非先生而誰哉先生之學其亦脫去世習之陋而有發於龍門之餘韻者矣自是學者翕然宗之

吉再字再父善州海平人父元進知錦州事再爲人

穎悟志操高潔幼好讀書負笈尋師就商山司錄朴
實授論孟諸書元進遊宦松都別娶盧氏再毋金氏
獨居于鄉因以致怨再為陳夫婦人倫之義母聞而
感悟不出怨言再既長就省元進于京邸盧不慈再
起敬起孝盧感而遇之如所生再乃從陽材權近問
學因遊於李穡鄭夢周之門始聞理學之至論丙寅
登第補成均博士歲戊辰時事大變再度高麗必已
作詩見志曰身雖從衆無奇特志則夷齊餓首陽已
已拜門下注書庚午春辭以母老棄官南歸道長湍
謁李穡告其志穡歎息贈詩以別再既歸除官不赴

辛未聞驪興計行方喪三年金氏年高無恙再晨昏
定省展衾韜枕躬自為之不使妻孥代行遇父忌素
服廢食垂涕竟日奉先治家一遵文公家禮入本
朝以太常博士徵再堅卧不起初太宗在潛邸入
學讀書再未第時居同里相從講劇情義甚款以故
太宗眷再屢召之州官督令如京再既至上箋陳
不事二姓之義上高其節優禮遣歸朝中搢紳歎
景風義咸賦詩以贈權近為文序之曰有高麗五百
年培養教化以礪士風之效萃先生而收之有朝鮮
億萬年扶植綱常以明臣節之本自先生而基之其

有功於名教大矣再退而卜築于金烏山下遠近學者翕然贏糧笥書而從質問經義再隨才誘掖討論忘倦每中夜而寢雞鳴而起具衣冠晨謁祠堂次及先聖退坐一室終日儼然講明性理之學剖析精微務契濂洛之旨其言必主忠孝闢異端其教自灑埽應對以至蹈舞詠歌不使之躡等童仆盆集講誦之聲晝夜不輟一家化之饜婢歌詩相杵人比鄭公鄉焉學者尊之曰治隱先生年五十七聞權近卒行心喪三年其後朴賁卒又行心喪其老而篤於禮如此傍近緇流感再孝義長髮歸養者數十人鄰有一卒

遠成其妻棘籬自守久之卒夜歸妻闔戶拒之曰暮夜難辨遽開此門則豈十年牢關之義邪吉爺聞之亦以爲何如其化之及人者如此再年六十七卒南議政在按嶺南建祠以祀之 世宗元年贈司諫院左司諫萬曆中立砥柱碑於墓傍文忠公柳成龍記之曰吉先生仕於高麗之季知其將亾高蹈雲林迨乎 聖人作萬物覩向之飲食煦濡於王氏之門者奔走恐後而先生以不事二姓之義正色昌言屏跡衡門矢死不起其志烈矣夫犯天下之大難立天下之大節行天下人之所不能爲使烏山一區獨留王

氏甲子於數十年之久嗚呼真砥柱也夫

卓行傳

嗚呼士之以卓行稱者世未嘗無其人也意高麗五百年間草澤之士方外之英必有以絕德殊行聞於世者何其闐然鮮覲也哉豈以毀跡冥邈自絕於世人不得以聞之歟抑以東國無好事者不肯傳其事遂致湮沒歟嗚呼以顏子之賢不遇仲尼則名不彰士之有特行殊操於文辭不少槩見者何可勝數哉夫自范蔚宗傳隱逸於漢乘其後史家多效之蓋高蹈之士激厲頽波有補於風教殆不可少也當睿宗

朝或有一二日以隱者顧非其人也何足取哉及毅明以後權兇顛國濁亂極矣一時士大夫安其位食其祿充然無復廉恥色當是時也果能超然遠逝不受其祿則合於君子出處之道不但以隱遁繫之也得一人焉曰韓惟漢高麗政刑弛而不肅名義埋而不明從賊者無譏不從則速禍能於是時竭忠秉義抗賊而賊不敢害事定而不居其功蓋古之義士也得一人焉曰洪立功夫孝者百行之源王者顯孝悌以勵百姓其為政莫尚焉史當得書今得六人焉曰文忠崔婁伯徐稜金遷黃守鄭愈至若婦女之守節

者在東史不必錄也夫錄善何將以勸來世也則東方女則之懿何待於勸哉在漢時已稱東國貞信不淫僻其俗然也麗末制爲之法三品以上妻守節者無旌固不必旌也蓋東韓士大夫婦女鮮行再醮之禮者習俗旣久風流彌盛家有伯姬人詠柘舟其臨亂蹈義特其餘事耳行之者不以爲難聞之者不以爲異何待於勸哉茲不錄焉

韓惟漢 洪立功 文忠 崔婁伯 徐稜

金遷 黃守 鄭愈

韓惟漢明宗時人也世居京都不樂仕進及崔忠獻

擅政歎曰難將至矣乃攜妻子隱於智異山清修苦節不與人相聞世高其風致王聞之徵爲西大悲院錄事辭不就乃遣使迎之閉戶不出使者排戶而入惟漢題詩壁上從北牖而遁乃移居澗谷終身不返焉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兵繼至

洪立功仁宗時郎將也李資謙舉兵犯闕以立功爲借將軍使隸拓俊京俊京令立功領軍士六十餘人擔柴火東華門立功行至都省南路密語軍士曰我與若等皆王臣也脅於賊臣燔炳宮門於義可乎因共釋擔趨宣義門從竇而入羅拜王前王驚問立功

前自陳王甚義之立功因爲防衛不離王所事定之後不知其所終焉

文忠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之洞去京都三十里爲養祿仕朝出而暮歸歎其母老作木雞歌名曰五冠山曲樂府傳習焉

崔婁伯水原府吏尚翥子也尚翥獵爲虎所噉於時婁伯年十五欲捕虎母止之婁伯曰父讎可不報乎卽荷斧跡虎虎旣飽而卧婁伯直前叱曰汝食吾父吾當食汝虎乃掉尾俛伏遽斫而剗其腹盛虎肉於瓮埋川中取父骸而葬之廬於墓側服闋出虎肉喫

之盡登第毅宗朝拜翰林學士

徐稜長城人高宗時養母不仕母疽發於項醫曰得生蛙可療天方沍寒稜曰生蛙不可得母病殆不瘳乎號泣不已醫曰雖無蛙且試之且炒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上墮於鼎中乃生蛙也醫賀曰子之孝誠感于神明是天賜也合藥傳之母疾果愈大將軍徐曦同縣人每說此事泫然泣下

金遷溟州吏目也高宗末蒙兵至遷母金及其弟德麟被虜而去時遷年十五晝夜涕泣服衰終制後十四年得母書云在東京遷素貧從人資贖數百金欲

往贖之請于朝不許及忠烈王入朝遷復請行又不許遷痛哭不食自得母書號泣奔還者六年鄉僧孝緣京之屬其兄千戶孝至攜往遷隨至東京訪其母弟於北州天老寨得之贖其母而歸中贊金方慶回自元至東京召見遷母子歎之言於總管府給引以送既至遷父宗衍金父子陵皆年高尚在父子夫婦相見而喜一時稱爲異事後六年贖其弟德麟歸同養其母終身盡孝焉

黃守平壤人也忠肅時爲本府雜材署丞父母年皆七十餘有弟曰賢曰仲連曰季連及姊妹二人同爨而食日三時具甘旨先饋父母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不敢少怠贊成姜融訪于其第垂涕歎曰東韓士大夫家罕有此事豈意此城中有古義門之風乎令府人具狀上其事里閭聳觀焉

鄭愈晉州人知善州事任德子也恭愍二十一年與其弟孫從任德戍河東郡倭寇夜至任德病不能騎愈孫擁父而走賊追及刺任德愈以身蔽之斫賊數人賊少却於是愈負任德疾走而免孫竟歿焉事聞授愈宗簿寺丞同時有兄弟偕行者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畀兄至陽川江同舟而濟弟忽投金於水兄

怪而問之弟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輒萌忌
兄之心斯乃不祥之物也不若投諸江而忘之兄感
其言亦投金於水時同舟皆愚民故不問其名氏邑
里云

行人傳

史記行人無傳此有之何也夫使事之重也尚矣春
秋時列國遣使相朝夫子皆錄之又嘗言之曰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也其微旨可見已漢唐以來
帝有天下四方萬國無敢與朝廷抗禮者奉使之臣
受命撫綏而已其在東國則不然恪謹侯度慎簡使

价將下國之誠意導達於天子之聽譬之列國朝聘
其體不尤謹嚴歟中國史行人無傳而東國有之則
豈以其輕若彼其重若此哉且夫東國南北皆有敵
國日以習兵為事而東國介於其間獨雍容文具為
治疆場有警輒以玉帛將事使事得失其在東國尤
重也審矣然奉使之體以專對為能以廉操為尚其
或黷貨取侮則辱國何異蒸豆之喫馨風遠播則使
本國隱然增九鼎之重是故恪于敷對而蒙帝撤回
十年之兵獎其清節而大明遽歸千里之域者伊
誰之功歟斯真使乎而賢於十萬師者詎不信哉今

取鄭文以下九人立傳嗚呼可不監哉

鄭文 庾應圭 李純孝 宋彥琦 金守剛

張鎰 金有成 金齊顏 朴宜中

鄭文字懿德草溪人侍中陪傑之子也陪傑妻崔氏賢而無子擇其族女以爲媵遺腹生文文年甫十五六嶷然若老成焉赴試作君爲民天賦曰物如樵悴我則施雨露之恩俗若頑凶我則布雷霆之怒文宗聞而稱之登第擢直翰林轉右拾遺臺諫駁奏文外系出處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內給事官至政堂文學禮部尚書爲人朴而謙訥不事生產居室僅庇

風雨莅官謹慎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扈駕西京請立箕子祠卒諡貞簡贈左僕射嘗奉使入宋所賜金帛分與從者餘悉買書籍而歸宋人多之庾應圭字賓王茂松人平章事弼之子也弼以剛嚴重當世應圭爲人警穎操履峻整甚有父風善屬文再舉不第入補內侍遷參官持議端方遇事立斷精詳若宿慮者轉考功員外郎鄭仲夫等廢毅宗立王弟翼陽公皓是爲明宗明宗素聞應圭名授工部郎中使賚表如金應圭入境金主詔婆婆路不納移文詰問應圭對曰前王有疾以母弟權攝國事金主曰

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問應圭至金主覽表曰爾國雖小亦知君臣之義兄弟之序奈何廢兄篡位天討將行爾毋敢諱應圭對曰前王不幸有沈痼之疾遵先父王遺命讓位于弟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就湯鑊更無異辭金主猶疑之以問于朝丞相良弼奏曰現有一子往年有表自陳生孫之喜現果有疾何不立其子而與其弟乎今覲不遣使而皓使獨至是皓篡明矣豈可捨而不問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卽許冊禮帝曰封國君而詢於民此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不允前王

讓位授回詔應圭應圭曰陪臣獻表二道新王之表何無回詔也陪臣無狀墜失使指罪不容於死與其生還東國寧殞首於天子之庭以明吾君之無他因具服立待命闕下晝夜不離三日不食金主聞之遣人勸食應圭不食從者密饋水漿應圭責之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甚邪及五日形容枯槁氣息將絕力不能立數至僵仆金主矜其忠遣大臣慰諭曰爾國雖小有臣若此已寢問罪之議汝且就食毋傷生應圭對曰天眷雖厚臣不受回詔何敢苟活受詔之日乃臣續命之辰也猶不食至于七日金主嘉之授回

詔賜御饌厚慰遣還以功擢太子中舍人賜金紫錄
其子孫金人亦高其使節每使价往來必問安否及
金甫當起兵仲夫等搜文臣脫於庚寅之禍者盡殺
之一卒執宰相尹麟瞻縛之次及應圭應圭厲聲呵
之卒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無禮而能保國者未
之有也古者刑不上大夫公等宜法古匡國乃何使
賤卒縛辱大臣况尹公有廟謀將略若國有大事捨
此人而誰可屬者公等思之諸將謝曰微公專對吾
屬得有今日乎乃延坐禮之麟瞻由是得免四年趙
位寵起兵西都王遣應圭諭諸城還拜工部侍郎明

年與給事中史正儒入西京宣諭應圭見位寵諭以
君臣大義辭意慷慨位寵卽上表請降應圭將還西
京裨將李仁白明送之據鞍與語應圭叱曰爾等何
敢無禮於天使邪仁等拜謝而去正儒於中路遇疾
請畱應圭不許疾驅而歸位寵果遣精騎追至洞仙
驛不及斬館吏而還是年卒年四十五應圭有清操
嘗倅南京一芥不苟取其妻因免乳得疾但啜菜羹
衙吏密饋隻雉妻曰家公平生未嘗受人遺何可不
告而受以累清德乎卒辭之有五子禧世謙碩等皆
至顯官

李純孝韓山人父宗椿衛尉卿純孝為人清白嘗使
蒙古不賚一物而還行橐蕭然巷婦郵卒皆服其清
節曰真官人也高宗朝累官至全羅道巡問使卒
宋彥琦鎮州人父恂以知禮聞官至侍郎平章事雖
在懸車凡國典禮皆就咨焉彥琦少能文高宗時登
第出倅金州政廉平能斷事奸豪斂迹以最徵為都
兵馬錄事稍遷監察御史監右倉時告糴請謁益集
彥琦一以至公分俵甚均時稱賢御史蒙古兵二百
餘騎聲言捕獺直入嘉朔龜泰之境實欲剽掠彥琦
從數騎往諭蒙兵乃退自是四使蒙古講和息兵七

年之間邊境稍安累官至判將作監事三十三年王
欲復使講好會彥琦講疾宰相相謂曰宋公不瘳國
將如之何卒年四十三

金守剛性精通博物耿介不羣高宗朝登第直史館
累遷侍御史王時在江都蒙古歲遣將侵軼八路督
還舊京王遣守剛如蒙古進方物守剛從帝入和林
城乞罷兵帝以不出陸為辭守剛奏曰譬如獵人逐
獸入窟持弓矢當其前困獸何從而出又如冰雪慘
烈地脈閉塞草木其能生乎帝然之曰為汝結兩國
之和因遣徐趾來使罷兵後復來侵又遣守剛帝自

將伐宋守剛謁於行營乞罷兵帝又許之遣使與守
剛偕至守剛仕至中書舍人卒未至大拜時論惜之
張鎰字弛之初名敏昌寧郡吏爲人溫毅善屬文長
於吏才高宗朝登第居鄉十五年補昇平判官以政
最聞及罷復歸舊隱按察使王諧薦爲直史館累遷
殿中侍御史元宗初與侍郎金祗錫迭按三南人以
爲威重不及祗錫而斷決過之遷吏部郎中歷兵禮
二部侍郎左諫議大夫三別抄叛據珍島以鎰得南
民心授慶尚道水路防護使鎮撫之鎰有專對才前
後凡八使上國不辱君命以判大府事有疾乞退王

不許曰鎰從事賢勞尚稽大用超授簽書樞密院事
翰林學士贊成事十四年出爲全羅道指揮使明年
遷同知樞密院事忠烈卽位加知僉議府事寶文署
大學士修國史致仕尋卒年七十謚章簡無子
金有成安城縣人父璲尚書左僕射有成年十五中
第授同文院錄事元宗朝元世祖遣祕書監趙良弼
宣撫日本令我國導達有成被選爲書狀官偕良弼
往諭以順逆禍福日本承命遣使朝元以功累遷監
察御史忠烈時世祖復遣僉院洪君祥招諭日本王
以有成善於辭命陞太僕尹爲宣諭使時書狀闕人

皆以計避郭麟者清州人擢狀元直文翰署忠直有
文章語衆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或以白宰
相宰相喜充書狀遣之婦翁崔謁欲謁宰相止其行
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
遂行日本憾往歲之役皆畱不還國家憐之遣授有
成職評理歲祿其家麟亦授官賜清之楸洞田二人
存歿世不得聞

金齊顏字仲賢良簡公方慶之孫上洛君昂之子也
登第恭愍王十三年爲正言時內豎韓暉李龜壽以
邊功超拜僉議評理管機密甚寵幸諫官不署告身

二人疑齊顏譖王曰臣等國耳忘身暴露于外齊顏
年少謬居言官非惟不署臣等告身凡撻川之役將
士告身皆不署是有二心欲使將士解體也王大怒
謂慶千興元松壽金達祥曰韓暉李龜壽有勞於國
齊顏不署告身欲鞠之對曰郎舍衆矣齊顏豈可獨
責王曰齊顏卿等之族故爲卿等言之又讓松壽曰
卿掌銓選引齊顏爲諫官何爲也松壽伏地流汗不
能對王將下齊顏獄千興與宋仁績爭之不能得達
祥進曰齊顏諫官也若下獄後世以殿下爲何如主
且告身不時署有何罪王益怒起入內翼日齊顏謝

病王遣使強起令署暉等告身竟罷之十五年以軍簿佐郎從田祿生聘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至燕京皇太子惡其通信命東還齊顏謂祿生曰公大臣不可留予且留必達使命因稱疾留燕寄書其兄齊閔曰燕都雖不如昔丈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齊顏有異謀怒之居無何齊顏自燕單騎走河南達國書曰宰相田祿生被令旨還國齊顏以君命不可委諸草莽又樂聞大王之高風不遠萬里而來耳仍獻玉燭王問何物曰此明燈之具燻而暗修則復明冀王修德若此因上書以爲我王聰明仁武坐殲紅賊百萬之衆

以安帝室爲天下倡今大王忠義聞天下欲東西協力削平僭亂夾輔帝室王大喜奏授中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簽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事齊顏素善儒琴至是爲王彈之王悅未幾遣其幕客郭永錫偕來報聘王欲拜代言辛咤嘆其不謁已沮之乃授內書舍人尋左遷典校副令齊顏常怏怏後與前密直使金精等謀誅咤事泄繫巡軍杖之咤遣人縊殺朴宜中字子虛初名實密城人父仁祀版圖摠郎宜中恭愍朝擢高科授典儀直長累轉獻納司藝辛禍時除門下舍人陞左司議大夫與鄭釐上疏曰近日

司憲所申數事允合公論而殿下未盡俞允茲竭愚
衷輒冒言之伏惟我國家自祖聖創業以來列聖相
承持盈守成殿下以明睿之資幼冲嗣位亦克持守
九年于茲比年以來倭賊日熾滾入爲寇殺掠人民
燔燬城郭州郡凋弊田野荒蕪加之水旱饑饉荐臻
倉廩虛耗草賊竊發私相屠戮人民離散父子不保
禍亂之極莫此爲甚矧惟上國不許通好屯兵近境
窺伺釁隙又况天灾人妖地怪與夫鳥獸蟲魚之異
疊見譴告一國人民大小戰慄罔不憂懼殿下誠宜
兢兢業業無敢逸豫廣延衆論以圖治安以消變異

不可一日之或怠一事之或忽况可爲不忌之務縱
耳目之娛恣心志之欲般樂怠教哉昔在有夏太康
尸位以逸豫滅厥德厥弟五人迷大禹之訓以作歌
而太康盤遊無度卒以不保商之太甲欲敗度縱敗
禮伊尹以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太甲以是爲戒
而克終允德夫太甲太康之所以有間者顧訓之行
與不行耳先儒謂以此二訓揭之座隅銘之盤席若
古聖人儼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伏
望殿下以太甲爲法太康爲戒日以二訓三省于身
輟燕飲之樂絕遊畋之戲無侮聖言無逆忠直無遠

者德無比頑童遠讒聽諫任賢去邪夙夜孜孜常以敬天勤民爲務則可以答上天立君之意可以勝祖考付託之重可以慰臣民期望之心盈成之業可求保矣不報遷成均大司成拜密直提學如京師請還鐵嶺迤北自恭愍朝奉使者多賫金銀土產輕貨雖有識者迫於權貴囑託私裝居貢獻十分之九中國以爲高麗利中國之貨假事大來耳及林廉用事其弊尤甚宜中不賫一物而行遼東鎮撫徐顯索細布宜中傾橐示之解所著紵衣與之顯歎其清白以告禮部官 天子引見待之有加顯出語人曰僕宰相

以下吾見高麗使臣多矣至尊禮待未有如朴宰相者 帝又命禮部官享宜中于會同館坐前元平章院使上遂寢鐵嶺立衛之議時張子溫死於錦衣衛其從行二人尚未東還 帝付宜中遣之行數日遼東以崔瑩舉兵聞宜中到遼海從者恐被拘皆逸宜中單騎到遼東略無懼色辛昌立賜推誠補祚功臣號恭讓時爲同知經筵王一日御經筵謂侍講官曰予齒已暮讀聖經無益也宜中曰昔晉平公謂師曠曰吾年已七十七欲學恐年耄矣師曠曰何不炳燭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者乎師曠曰盲臣安

敢戲其君乎吾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然之今殿下春秋尚富學未晚也王嘉納書雲觀上疏曰道詵密記有地理衰旺之說宜幸漢陽以休松都地力王謂宜中曰卿以爲何對曰古昔人君以讖緯術數保其國者臣未之聞也況今下民多疑有書來自上國則曰必有事西北界有報牒急騎則曰天兵將至禁宮門闌入則曰是必有以也民心旣如是又動衆以遷則下民尤惑矣供億之費騷擾之弊且不可勝言願殿下察焉王不聽尋拜藝

文館提學兼成均大司成入 本朝爲檢校參贊議政府事卒年六十七天姿明敏學問篤實廉清慷慨夷險一節爲文章精澁而典雅

良吏傳

高麗太祖初定三韓事多草創未遑置州縣官成宗始分十道定郡縣置守令自是厥後遺廉問黜陟之使屢下勸農蠲租之詔宜若良吏輩出而今見於史者惟王諧以下數人豈史逸而不傳邪此數人者或以清慎律已或以仁慈撫民俱有遺愛可謂不愧於古之良吏矣作良吏傳

王諧 金之錫 崔碩 鄭云敬 李寶林
王諧父惟禮賓卿諧少登第累遷監察御史守法不
撓高宗朝由少府少監出按慶尚激揚清濁一道畏
服崔怡子僧萬宗萬全蓄米五十餘萬石取息於民
分遣門徒催徵甚酷民盡輸其有租稅屢闕諧令曰
民未納稅先督私債者罪之於是二僧之徒不敢肆
租稅得以時輸後爲晉州副使吏畏民懷及遷東都
畱守晉民涕泣願借一年乃復舊任諧沈毅剛正清
白有大節凡所計畫無不便民三十三年卒聞者驚
歎曰國之重寶亡矣

金之錫未詳其世系高宗末爲濟州副使州俗男年
十五以上歲貢豆一斛衙吏數百人歲各貢馬一匹
副使判官分受之以故守宰雖貧者皆致富有并奇
李著二人嘗守是州俱坐贓免之錫到州日卽蠲貢
豆馬選廉吏十人以充衙吏政清如水吏民懷服先
是有慶世封者守濟州亦以清白稱州人曰前有世
封後有之錫

崔碩忠烈朝人登第累遷昇平府使秩滿入爲祕書
郎昇平故事每太守遞還必贈馬八匹倅七匹法曹
六匹惟所擇及碩還邑人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

到京足矣何擇爲至京歸其馬邑人不受碩曰吾守
汝邑衙馬生駒帶來我固貪汝今不受汝馬豈以我
爲貪而貌辭邪并其駒授之自是其弊遂絕邑人頌
德立石號八馬碑

鄭云敬奉化人忠肅朝登第補尚州司錄有誣告龍
宮監務賊者按廉遣云敬鞠之云敬至龍宮見監務
不問而還曰吏貪汙者非才足以弄法不能今監務
老且不勝任誰肯賂乎按廉果知其誣歎曰司錄誠
長者也州有宦者得幸天子奉使來欲加以非禮云
敬卽棄官去宦者慚懼夜追至龍宮謝之乃還忠惠

時出知密城時密人有貸宰相趙永暉布者永暉託
御香使安祐移牒徵之云敬寢不行祐馳入金海府
以不及郊迎咎府使密之候吏奔告邑人皆危之祐
至問前牒云敬曰密人貸布者趙自徵之非公所宜
問祐怒令左右辱之云敬正色曰今已郊迎天子之
命將何以罪我公不布德音惠遠民敢爲是邪祐屈
而止遷福州判官州有僧於瓮川驛路爲賊所捶將
死驛吏問其故曰予持布若干疋行見餉糞田者又
見耘田者俄有人自後厲聲曰我耘田者呼與語汝
何不應未及對卽擊之奪布去言訖遂斃吏執耘者

告于州鞠之獄已具云敬自外還曰殺僧者非此人
牧使曰已服曰愚民不耐榜掠恐怖失辭耳牧使令
云敬鞠之卽召糞田主問曰汝餉糞田人時有言及
僧者無隱田主曰有一人言僧所持布可充酒價於
是拘其人置外先鞠其妻曰吾聞某月某日而夫遺
汝布若干何處得之妻曰夫以布歸曰貸布者還之
卽詰夫誰貸汝布者夫辭屈自服牧使驚問云敬曰
凡盜賊祕其迹惟畏人知其曰我耘田者詐也邑人
皆服忠穆時以書雲副正充書狀官賀正如元時奇
后專寵中貴多東人來饋頗倨傲云敬正色曰今日

之饋爲舊主也中貴愕然曰秀才教我矣歷按楊廣
交州道轉典法摠郎恭愍卽位以云敬與佐郎徐浩
守法不爲權貴所撓召入內殿賜酒尚書玄慶言曰
兩宮寢殿地禁甚嚴今外人出入無制宮殿司門官
寺之職今使忽赤守之視事之時陞衛宜謹今左右
如市奏事未了已洩於外掌刑之官不可昵近今鄭
云敬徐浩賜酒寢殿皆戾古制王然之出牧全州時
有元使盧姓者暴橫所至凌辱守令疾馳入州欲罪
以不及郊迎云敬引禮不屈卽日棄去父老呼哭盧
亦愧服畱之不得召拜兵部侍郎存撫江陵朔方入

知刑部有訟事自都堂下云敬謂宰相曰式序百官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宰相事也至於法守各有司存事事皆由廟堂是侵官也未幾拜刑部尚書後以檢校密直提學謝病歸榮州卒子道傳道尊道復道傳自有傳

李寶林文忠公齊賢之孫為人嚴毅方正有政才嘗知南原府新置濟用財以支供費民無橫斂又宰京山府道聞婦人哭聲曰若哀而喜者執訊之果與姦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鄰人割牛舌鄰人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于水令曰以次飲牛牛欲飲卽

止里人如今至所訟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有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將訴之馬主曰我有麥田稔與汝勿訴也麥主許之及夏麥再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麥主訴寶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立我坐其能及乎寶林曰麥亦然傷而再苗其及稔乎汝逸馬食麥罪一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歸告者爲政嚴明類此辛禍初判安東府事以治最擢拜大司憲時林樸不署呈北元書寶林阿仁任意劾流

續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四
之人譏其無雅操尋遷密直副使濟州進穀辦分畜
諸州多物故不孳令贖其價宰相欲分其餘畜之寶
林與權仲和言民贖價而分之於義何遂止官至政
堂文學封雞林君謚文肅無子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八

